

现 场

轮椅上的背影

□张守仁

史铁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他坐在轮椅上安详的背影,一直在我眼前晃动。

我可能是铁生《午餐半小时》最早的读者之一。不是其后陆续发表在贵阳《花溪》、北京《今天》、北大《未名湖》上的那篇,而是更早刊发在西安民间杂志上的那个版本。1978年我参与创办的《十月》杂志发行后,有100多个单位强烈要求和我们交换刊物。那年秋天,我接到曾在陕北插队、西北大学中文系学生方竞主编的《希望》。读到其中的《午餐半小时》,眼睛为之一亮。小说写得沉郁、精炼、老辣,颇有鲁迅余风,堪与经典短篇媲美,我的内心颇受震动。

上世纪70年代初,命运将双腿瘫痪的史铁生限制在轮椅上。近30年来,他坐的轮椅运载着他内心的沉思、忧郁、痛苦、梦想、爱恋、探寻、追问,行驶在雍和宫附近的街巷里,徘徊在地坛柏荫下的草地上,出现在北京、上海、杭州、纽约、北欧的文学集会、笔会上。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道特异的风景。他的轮椅像磁铁一样吸引着千万文学爱好者的目光。我和陈建功、刘恒、甘铁生、刘孝存、王升山、孙立哲、王克明等在不同的场合,争着推过、抬过他的轮椅。在推和抬的过程里,在近距离交谈、接触中,我在铁生脸上看到过羞涩、感激的表情,但他的脊梁始终是挺直的、坚韧的、不屈的。这是我站在轮椅背后时他的身躯留给我的印象。

自称“主业是生病、写作是业余”的史铁生曾经说过:“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世上只有善于哲思并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汉子,才能如此从容地踏上生命的归程。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铁生因突发脑溢血匆匆离开了我们。仅仅过了4天,即2011年1月4日,铁生60岁生日,在京东大山子798艺术区的高大厂房里,由“铁迷”们发动举办了有上千人参加的追思会。厂房墙壁上挂满了铁生放大的笑容可掬的照片。这不像是追悼会,既没有花圈、挽联,也没有眼泪和哀乐,倒像是一个盛大的生日聚会。会场入口处,彩照上的史铁生,坐在轮椅上微笑着迎接每一位进门的来宾。照片下红纸白字摘引着他写的诗篇《节日》中的句子:“啊,节日已经来临/请费心把我稳住/躲开哀悼/挽联和花篮/最后的路程/要随心所愿……”铁生夫人陈希米身围粉色披肩,与朋友握手交谈,并致感谢。会场上醒目的,是竖立的铁丝网罩上,用玫瑰花枝做别针,插满了黑纸留言片上沾



白的祝福,以至远远望去,它已成为一堵垂直的花墙。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携来了一筐史铁生生前最爱吃的红樱桃,坐着轮椅的残联主席张海迪献上60朵鲜艳的红玫瑰。从延安赶来的朋友送来的礼物是宝塔山下的一抔土和延河里的那一瓶水。北京作协副主席刘庆邦捧来三束鲜花。他说:一束是他自己送的,一束是他代表在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发起追思会的王安忆送的,第三束是代表《我与地坛》的责任编辑姚育明送的。与会、送花、献词的还有曹文轩、白烨、余华、格非、邹静之、肖复兴、张锐、杨承志、周国平、李锐、徐坤、徐小斌、钟晶晶、林白、刘索拉、皮皮、林莽、解玺璋、李青、鲍昆、邢仪、陈雷、牛志强、宗颖、刘惊涛、岳建一、章德宁、濮存昕、顾长卫、蒋雯丽等等;还有铁生在陕北的“插友”、清华附中的同学、数百位铁生粉丝、在京的媒体记者,以及从台湾赶来的朋友。挤挤挨挨,满满一堂。高大的厂房内,人头攒动,鲜花飘香,烛光摇曳,热气腾腾。

中央电视台的张越主持了追思会。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院长鲁景超教授特地带一班最好的学生,声情并茂地朗诵了铁生的作品。铁生的至交们向众人回忆他种种往事,他有写作天赋、会针灸、能画画、善待人,常替受冤的挚友写长文申辩;“文革”禁书时期,他参与放风、偷书;插队放牛时肚子饿了,他拿父母寄给他的零用钱向老乡买鸡蛋吃;腿残者的暗恋之苦,使他难于排遣;有时阴暗情绪袭来,恨天不公,怒把玻璃板砸碎……从天津赶来的医生向全体与会者报告了最新消息,说根据史铁生捐献肝脏的遗愿,已把配型好的心脏移植入一个38岁的患者身上,如今那位患者已能下地走动——人们闻讯,会场上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声浪几乎欲把房顶掀开。医生说,铁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坚持着,弥留之际挣扎着挨到天津红十字会来取器官的大夫奔进医院走向他床边,他才舒缓地呼出最后一口气,好让所捐献的器官一直在血液正常灌注的鲜活状态。除肝脏外,铁生还捐出了角膜,已使另一位患者复明。肝脏移植国际权威、国务院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动情地对大家说:“史铁生20多岁就因下肢瘫痪坐到了轮椅上,无法像大家一样站起来走路,但是他的死却让他稳稳地站立起

来,还攀上了人之道德的高坡,成为一个爱人超己的生命典范。”

我听到这儿,眼睛湿润起来,深感铁生的精神境界已臻极致;他悄悄地走了,没有带走什么,只留下爱,把还有用的器官一分赠给急需的生者,祈盼他们活得更精彩。啊,铁生,我的好兄弟,我要拥有什么样的语言才配赞颂你如此洁净的灵魂,这般利他的情怀!我抱憾于、痛悔于自己文学语汇的寡乏,笔力不逮,以致不能生动描绘你真实的形象。

我这辈子已参加过百次文学集会和社会活动,从没有像这次以史铁生的名字招引、凝聚来的集会那样令我热血沸腾、感动肺腑,终生难忘。平时看多了文场上思想贫乏、言行滑稽、模仿抄袭、蝇营狗苟、推诿掩藏、争名逐利、红包炒作,甚至把为人民的文学变质为捞取人民币的文学等种种不洁、污淖、喧嚣、超出底线的丑行,我心痛楚,不时发出悲观的叹息、愤怒的谴责。如今有幸来到盛大的会场上,看到、听到了这一切,使我对原来播撒正义种子、淘洗人们灵魂的文学宗旨,又恢复了信心,又坚定地怀抱起虔敬之心。我决不能让一堆腐恶的叶子,障蔽住自己的眼目。寒冬腊月里上千人自愿聚会,怀思明志,表示要继承铁生的精神,足以清楚地昭告我:人间追求真、善、美情操的火种,仍在暗燃、传递、蔓延。人们因为铁生而聚到一起的动人场景,不正是对人们内心到底崇尚何种文学、崇敬何种品格的一次展示、一番检阅、一场测试吗?

我深受感染,沉浸在798艺术区温暖、融洽、亲密无间的氛围里,情不自禁挤开好友人群,艰难移到花墙边,拿起金色的粗笔,在一长方黑纸片上留下我的感言:“铁生兄弟,你是我们的荣耀!你是我们的旗帜!你是我们的保尔!你离开后所空出的位置,当今没有任何人可以弥补。我们将以你为镜,永远怀念你,铭记你,敬慕你,追随你……”

到2011年底,铁生离开我们一年了。他离去时坐在轮椅上远行的背影,像座大理石雕塑似的,一直清晰地挺立在我眼前……

宜春不是伊春,更不是宜昌,这都是容易让人弄混的城市。宜春在江西,伊春在东北,宜昌则在湖北,可是宜春市委副书记任桃英女士说起这一点来却百感交集。宜春有座明月山,还有天沐温泉,有一年她邀来一批作家采风,其中有位名家兴冲冲写成一篇妙文,发表在中国一家大报上,山是明月山,不假,水是温泉水,也对,只是宜春变成了宜昌,地理坐标从江西跃到湖北。任桃英看了很运气,这个“运气”是指生闷气,可不是好运的运,一气之下就把宜春宣传成“一座叫春的城市”,这一下名声大震,估计以后再也变不成“宜昌”或“伊春”了。

一座叫“春”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多,譬如寿春,还有长春,为什么独宜春这么出名?我想可能是沾了网络的光,“叫春”本来很乡土很暧昧,又特别指猫科动物的某种本能发泄,一旦巧妙地加入广告暗示,把“叫”与“春”分解开来,宜春想不出名都成。

其实宜春在“叫春的城市”之外,还有十几个特正经的称谓,如中国宜居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及中国最佳休闲养生城市等,“城在青山绿水间,人在鸟语花香里”,是恰如其分的。说起来宜春很早就进入过韩愈和朱熹的诗句,韩愈的是“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朱熹夫子则以“我行宜春野,四顾多奇山”为赞,可见宜春不凡。

来到宜春之前先到南昌,见到刚出任江西省副省长的宋虹,我中央党校的同学,他恰好分管旅游,知道我要去宜春,脱口说出“月亮姐姐”,再一问,才知道是宜春市委副书记任桃英的绰号,她以打造明月山风景区著名,又将“月亮文化”反复渲染,以至于宜春变成了“月亮之都”、“月亮之城”,于是任桃英便成了“月亮姐姐”,或者叫“月亮大使”也成。

抵达宜春已是深夜,径直入驻明月山天沐温泉度假区的明月阁,那一夜小雨飘洒,含硒的泉水清澈热烈,却无月。浴后得小诗二首,其一为“此地宜春又宜冬,四时常驻似仙翁。奇山难入中原界,移入边区方逞雄”;其二为“月光如水足堪沐,万古常温春色怡。浴罢穿衣揽山景,方知此地四时宜”。因为是露天浴池,从阳台上可望明月山景,只见绿树红

行 走

宜春散记

□高洪波

花,小溪如线,加上清亮的鸟鸣,让人一洗途劳顿,诗意便袭来了。

第二天一早,明月堂早饭毕,在天沐“思静台”会议室开见面会,任桃英露面,从头说宜春,从古名袁州和《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说起,又说到禅宗一枝分五叶,有三叶祖庭在宜春,继而话题一转到月亮文化,从她口中才知明月山之来历:一是因人而名,宋孝宗的皇后夏明月是此地人,她最大的功绩是为岳飞平反;二是因传说而名,传此地为嫦娥吞丹奔月之处,因思念家乡而热泪为泉故常年不歇;三是因物得名,此山含锂,有一巨石圆若明月,夜里发出萤光,这一条是载入方志的,屡有记载。

登明月山是在一个上午,先看到山门外一座雕像的背影,走过去才知是夏明月,虽是村姑模样,却也仪态万方,她伸臂拥抱明月山,把背影留给刚进山的人猜测,这无疑是个好创意。进山不久,路旁竹笋一一现身,有的索性顶起路面上的石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竹笋粗且壮硕,大多粗如海碗,任桃英是山里妹子出身,告诉我笋有多粗竹有多粗,又说这竹笋是严禁采伐的,春伐一笋,秋少一竹,黄笋味虽美,产量却控制。

竹子形成一片绿色的海,但这竹海只肯绿在海拔800米以下,过了这个高度,便是乔木、灌木的领地。于是从明月山的缆车望下去,我看到了大片的杜鹃树,粉色居多,红色也有,此地叫映山红,春天里美不胜收的一种花,在江西山区,肆意地开着、发泄着对春天的渴望和赞美。据说井冈山正举办国际杜鹃节,明月山的杜鹃们没有腿,走不到井冈山,但她们明灿的笑容给予我的震撼,还有审美的愉悦,不是过节,胜似过节。

明月山的极高处,是青云栈道,走过一座透明的玻璃钢桥,便是好几公里长的环山栈道了,有恐高症的人是绝对不敢上桥的,桥脚的脚下有鹰飞,天上有云走,耳畔隐隐有山风掠过,远处的山峦在艳阳下显得分外的苍翠,眼前的迎客松却倚壁峭壁,把卓绝的风姿展示给你。明月山的迎客松非常多,三五步一株,可能这里的水土适合迎客松生长吧!山与松相亲相爱,融为一体,使青云栈道成为令人惊叹的一道风景。

在下山的途中,任桃英朝拜月坛指着,她又让我顺着拜月坛的对面山上望去,那峭壁上果然有一面镜子般的圆石,她说这就是传说中夜里会发出萤光的月亮石。只是我们一行人行色匆匆,不可能在某个无月的漆黑夜里登山观赏这会发光的月亮石,用想象填补空白,也不失为一种旅游方式。

告别宜春归来,信手翻阅今年一月号的《奥秘》,在“自然之谜”专栏中,看到一篇题为《摧毁月球对人类更有利?》的文章,文中谈到俄罗斯5名科学家认为月球是地球上发生的许多自然灾害的祸源,于是建议俄政府动用核武器将月球摧毁!该文核心观点颇有趣:其一认为月球是“地球甩不掉的寄生虫”;其二认定“自然灾害是月球惹的祸”;其三则认为以俄罗斯的实力,只需在“联盟”型火箭上装上6000万吨级的核弹头,把它们发向月球即可。

这5位科学家的领袖是弗拉迪米尔·克鲁因斯基,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他认为摧毁月球后“人类就消灭了饥饿,消灭了地球上许多灾难与痛苦”。因为月球引力消失后,季节变化也将从地球上消失,沙漠变绿洲,农作物茁壮成长,人们再也不会忍饥挨饿……

看到这篇报道,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明月山公园和宜春的“月亮文化”。尽管这只是科普杂志的一篇报道,真实与否值得商榷,但月亮的存在,在诗人与天体物理学家眼里的确不是同一回事。至于月亮该不该炸或者该由谁来炸,联合国还要不要介入这件举世瞩目的事,是另一个话题。

人类毕竟只有一个地球,也只有一个月亮。

明月几时有?照我看应该时常有,月月有,想炸月的科学家,该住疯人院才是。

讲 述

民族文化对齐白石的影响

□周 迅

由,齐白石内心就更倾向于绘画了。

胡沁园对齐白石的影响

1889年春,27岁的齐白石,投靠当地名士胡沁园的门下,并拜了自己家庭延聘的老夫子陈少藩为师。两位老师将他原名齐纯芝,改名“璜”,取号“濒生”,别号“白石山人”。胡沁园负责教他绘画,经过多年工笔花鸟草虫的练习,齐白石逐渐画名远传。陈少藩负责教他诗文,从《唐诗三百首》到唐宋八大家散文,然后是《聊斋志异》等。“艺多不压身”,胡沁园劝导他一面工画,一面诗文及书法,包括书画装裱。这段读书学画生活,使得齐白石的眼界变得空前开阔。

因为家境困难,胡沁园极力支持齐白石以画养家。齐白石看到了艺术的曙光,立下了事艺的雄心,真正放下了凿、锯和斧头,在杏子坞、韶塘周围一带为人画像。白天,他外出作画;晚间,他读书吟诗。由于买不起灯油,他就燃松脂照明。直到晚年,他也不曾忘记当年松柴当烛、苦读诗书的情景。70岁那年,他作了一首诗《往事示儿辈》:“村书无角宿缘浅,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

苦读,使齐白石有了诗、画、书法的积累,加上民间文人圈子的陶冶,他的艺术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其间胡沁园、陈少藩常邀请乡间雅士,书画爱好者雅聚,他有幸加入其中,常将自己所学用到诗文创作之中。此时此刻,他方知诗文修养对绘画的重要性。大约30岁,齐白石在乡里有了画画的名声。靠作画的收入,他渐渐改变了困难的家庭境况。这时,祖母高兴地说:“阿芝,你倒没有忘了这支笔。从前我说过,哪见文章锅里煮?现在我看见你的画在锅里煮了!”

从民间艺术之中蜕变而出的齐白石,有着不同常人的感知力,他对大地上的一切生命投以无限的关爱。青少年时,他就将《芥子园画谱》的形象、小说中的绣像,以及自然界的梅、兰、竹、菊等形象运用到传统花鸟艺术中,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青年时创作的《黎夫人像》,色彩明丽,图案对称,平面直观,是直接运用民间美术手法的见证。他中壮年创作的虫草花卉《工虫草页》,更是运用民间艺术技法对昆虫微观的特写,晚年创作的花卉“红花墨叶”一派,也是借用民间美术木雕色彩中的红、黑、黄的单纯表现。他的花鸟都是借用民间美术中俗气题材如“大吉大利”、“教子有余”、“多子多福”、“平安长寿”、“年年有余”等,构成了他独有的大俗大雅,在中国美术史上树起一面永不衰落的旗帜。

白头多子(中国画)

齐白石

記 錄
手 写

白

多

子

中

國

畫

作

张辉的黄梅戏

沈虹光说戏

茉莉花龙船调,同样一支歌,张家姐李家妹唱出来都会不一样。春风入耳,雨打芭蕉,听者就能分出高下,渐渐那高的就被人夸赞,点击率也高了。

黄梅戏亦然,它好听,但不是谁唱都好听,好听不好听,得看谁唱。张辉的黄梅戏好听,是他唱得好。要不他粉丝多呢,那年他和杨俊的《僧尼浪漫曲》到杭州参加“梅花奖”评选比赛,我也在现场观看,竟看到有观众打着给张辉加油的横幅进了剧场。这场面歌星表演时经常有,但戏曲演出还真少见。

戏曲“无声不歌,无动不舞”,演员表演讲究“唱念做打”,“唱”字当先。张辉把这一位的唱功练好了。

流行于一定的地区、以该地区方言音韵为基础的戏曲剧种,叫地方戏。而黄梅戏虽是地方戏,但其影响却超出了一定的地区。发源于湖北、安徽、江西三省交界的黄梅,最初是黄梅一带的采茶调,成型后用安庆方言演唱。上世纪50年代的一部电影《天仙配》让这淳朴流畅快抒情的唱腔风靡大江南北,直至海外。就连当时对大陆戒备森严的台湾省,也挡不住那魅力的穿透,有军官康乐部与眷属周末联谊,也唱起了黄梅戏。

黄梅戏朗朗上口,好学好唱,歌厅里有《夫妻双双把家还》的卡拉OK,拿起话筒人人能唱。

人人能唱的最难唱,要让听熟了耳朵一激灵,就得高人一筹。严凤英、王少舫就有那独到的功夫,所以黑白电影《天仙配》才常播常新。

张辉的“唱”也不一般。他声音很美,说话就听得出来,淳厚,有磁性,高音不尖厉,低音不滞浊,行腔自如游刃有余。朗朗清空月色,似有似无淡云,别有一番景色。声音好是天赋,有天赋而还会唱就难得。

张辉会唱。

潜江花鼓戏剧院一个年轻演员告诉我,为了提高演唱水平,他常听其他剧种的演员的唱,有两个人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是汉剧的程彩萍,他手机的铃声就是程的《贵妃醉酒·海岛冰轮》。还有一个人,他非常佩服,那就是黄梅戏的张辉。

黄梅戏在演唱时,音色特别,发声方法似乎与京、汉、楚剧都不同。别的剧种脆响火爆来唱得声音在黄梅舞台上较少。黄梅戏不大会响遏行云,它有些磁,有点厚,还有点糯,一出口就知道是黄梅戏。观众喜欢这特别的音色,没有这种声音就不过瘾,觉得不像黄梅戏。

张辉的音色是观众喜欢的黄梅戏音色。这是先天的呢?还是后天练习的呢?还是兼而有之?这得问他自己。

张辉的黄梅戏韵味很足。有老戏迷喜欢的老腔老调,也有明快流畅的新弦新曲。

老,老得地道;新,新得好听。这得力于作曲家的心智投入,也得力于演唱者功夫超强。

张辉的戏很多,不是每一出戏都能吸引我。但就是这样不太吸引我的戏,轮到张辉开口演唱时,我还是不得不承认,他唱得不错。

做演员是很需要天赋的,但是没有后天的勤奋